

第一卷

陆寿钧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

陆寿钧文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作者考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时，与画家蔡一鸣（左二，现已故）、高一届的摄影系学生朱永德（左三）的合影。蔡一鸣是作者故乡的邻居，作者爱好美术是受了他的影响。朱永德后任上影厂长十余年，作者创作的电影剧本中有八部能在上影投产，均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



作者在任第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时的留影

我的影视文学生涯(代总序)

1963年我二十一岁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美术系毕业,被分配进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做绘景工作,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十五年中,除了下车间劳动、参加“四清”工作队、跟着老绘景师们在摄影棚内绘制天幕、被投入“文革”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外,我有个唯一的业余爱好,那就是写作。那时的写作提倡为政治服务,我二十三岁时在《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很“左”,把摄影机的镜头当作了“阶级的眼睛”。在“文革”中发表的东西更“左”,不是“大批判”就是歌颂“样板戏”。“拨乱反正”中又批“四人帮”,同时,自己也要被“说清楚”。这是我不能也不会回避的第一个写作阶段,心甘情愿地为“政治服务”。“政治”变了,为此服务的东西不但成为自己人生的“笑柄”,新的“政治”还得让你“说清楚”。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员的悲剧。

我之所以还能回首并正视这段自己都笑话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仍然热爱写作。写作该是神圣的事业,真心从事这个事业的人不能当“鸵鸟”。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我见过不少“鸵鸟”,虽辉煌腾达了,但那不光彩的屁股仍然露在历史之中,再如何去涂抹掩饰也只会越涂越黑。我也不再想为此去作任何忏悔了,我任何时候都与当时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去触犯当时的法律,能追究我个人多少责任?我只求决心在新时期中,用自己的脑袋指挥自己的双脚,走出人生的新路。

一个人能否把控自己人生的走向,不外于三个因素:一是家庭的扶助和时代

的造就；二是自身的才智和努力；三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的安排。我出身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的时代都无助于我能去做我喜欢做的事，自身的才智和努力也只能让我从小学一路顺利地读到大专毕业，由国家包分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我三十七岁那年，我被时代之手翻过几回“烙饼”之后，终于与命运之手一起把我按到了我喜欢干的工作岗位上——让我在上影文学部当编辑。

我不再只能在工作之余去与我喜爱的文学打交道，我不再为了改变我的命运把我喜欢做的事去紧跟翻来覆去的政治。但在这以后的十余年间，我还不能完全自主全身心地进入到我喜爱的影视文学创作中去，我必须先把编辑工作做好。我走南闯北，成功扶植过不少第一次写电影剧本的业余作者，如今，他们已成了名编剧、名作家、名导演。我帮他们搬上银幕的剧本，让我这个“作嫁衣”的人，也评到了一级编辑的职称。我在扶植过程中，不仅与他们一起实践、探索编剧的门道，为我以后自己当编剧打下了基础，而且还陪同他们下生活，老革命根据地、部队、农村、码头、工厂、学校乃至政法系统……都留下过我的足迹，让我能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让我在创作源泉中汲取到了丰富的养料，更为重要的是，让我树立了要为社会支撑和推动者讴歌一生的目标。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年年超额完成编辑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用业余时间，以影视剧本、报告文学、传记、散文等文学形式，把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能感动我与事写出来，倒也积累了不少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写作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影进行新一轮的改革，撤消了文学部，当然也撤消了我文学部党支部书记、副主任的岗位。当时我有三种选择：一是应外单位之邀去当领导；二是留在上影转岗当领导；三是与全体创作人员一样，每月拿几百元的生活费，当个半“自由职业”者。我一种也没有选择，而去开创我人生的新路：停薪留职，在上影自办二级公司，自写剧本自筹资金，帮上影拍了好几部影视剧，增添了上影人的工作机会。虽然就此度过了我退休前的七八年人生中从未有过的艰辛生活，内心却是非常愉悦的，因为我有了从未有过的创作空间和自由。我凭我创作的影视剧，被评为一级编剧。我又出版了好几本书，不会再为以前就有的上海作协会员的资格而惭愧了。2002年我退休后十余年来，仍与没退休时一样，每年都有不少作品问世，直至2013年4月27日晚，我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

抢救。这是我的第三个写作阶段。

突发心肌梗塞是在我七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以前我从未觉得自己老了,这次,让我感到“老”就这样没有一点先兆地突然降临了,“老死,老死”,感受到了“老”,也就会想到“死”。

从发病的那夜起,我就明白,我必须量力而行了,所以,在救护车上,我让老伴用手机告知北京的一位领导,一个星期前我在他那儿领受了一部重大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任务,现在看来不行了,为了不影响工作,让他们另易他人。病后的写作,首先要把手中未了的事做完,所以,在休养三个月后的半年内,一是完成了《海上影人》一书的出版工作,二是为一部电视剧在拍摄前按制片方的要求修改了两遍,直至他们满意为止,这是在我视为职业道德的框架内,就是拼上老命也必须完成的。另外,我写下了一本名为《生死有悟》的书稿,那是对我一生中有恩于我的人的谢恩,这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必须做的事。这些工作,虽花去了我半年的时间,却让我感到一身轻松,我欠的“债”还完了,其时已至2014年的春节。

我明白我的病况:心脏中主要的四根血管中,有两根堵塞90%,其中一根已钙化,这次是用金刚钻打通的,还有一根堵塞80%,另一根堵塞50%,虽已在三根血管中安上了三只支架,但其老化质变之态势是不可逆转的,每天靠服药稀化血液的办法来让血液勉强流通。我是个说走就走的人,不是我悲观,确是我身体的现状。

那么,余下的不可知的日子怎么去活?

先把我的影视文学生涯做个总结吧。

我崇尚“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有一段写到两个农夫在种果树,一个种下了一棵果树后,每天等它长大结果,然后享受果实。另一个却不间断地一棵棵种下去,待到有一天他精疲力尽后回头一看,只见遍地的果树上都结满了果实……我原本想至少要等到我八十岁后再回头看吧。可如今,我已不能肯定我还能活到八十岁,更不能肯定我还能写到八十岁了,能不能让我一面坐在书桌上,一面回头看一下?给我的一生、给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界作一个交代?于是,我在应约为我的老友吴欢章教授写《影坛往事》连载的同时,着手编

写这套文集。却想不到中间由于有关方面的盛情邀请,又去写了三部电视电影和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把此项工作拖到了2015年9月。

越是拖,我编文集的矛盾心态越发纠结:我从不看重我因成功扶植过不少业余作者而在影界曾被传说为几大名编辑的名声;我从不看重我曾获得过双正高的职称;我从不看重我曾获得过“德艺双馨艺术家”和“国家特殊津贴”的荣誉;我从不看重我的影视作品曾获得过所有国家级奖项,更不羡慕他人为此而飞黄腾达。我清醒地明白,我已很难再跟上时代和影视文学发展的步伐了,只能可以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已。为此,我是不该再去留下这部文集的。所以,我一有事干了,就会把这项工作停顿下来。我常想,我为此去累自己又累出版社干什么呢?我已平息了回头看一看的愿望,只期待着新的写作机遇……

多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多次催促和鼓励,让我明白了我该看重我这辈子只做过的一件事——写作,看重我在第一个写作阶段所获得的深刻教训,看重我在第二、第三个写作阶段所拍摄和发表过的任何一部作品不再有该付之一炬的耻辱,看重我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写作阶段中的坚韧不拔,看重我愿做平常人、常怀平常心、干好平常事的心态和经历……记下这些,或许会让我对社会作出最后的一份贡献!

是为序。难说是“低调”还是“高调”,只求邂逅我这套文集的朋友们,允许我这个从未有过“腔调”的人,先实话直说几句。

第一卷序

此卷是我独立创作和与他人合作的已拍成影片的电影剧本选集。我独立创作和与他人合作创作能拍成电影的剧本不下二十部，在银幕上署编剧名的有十二部，收于此卷的就是这十二部，每部后面都附有介绍创作经过的文字。因种种原因并未署名的那些，虽都是经我改完后才得以通过投产的，我当时、如今和以后都不想为难他人、绝不会再重提往事。

要参与一个剧本的创作并能把它拍成一部影片，是很难的。要独立创作一个剧本并能把它拍成电影更难。20世纪80年代，能让我从绘景转行到文学部当编辑，在常人的眼中已属奇迹，更何谈去写剧本了。我从未不自量力地去做编剧的梦，只想当好一个编辑。当时的文学部管得很严，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编辑去参与剧本创作，我也只能当好一个编辑。我之所以能在那十年中，参与《神秘的大佛》、《智截玉香笼》和《通天长老》这三个剧本的创作，纯属偶然。这三个剧本都是上影花了人力、财力，从无到有组稿成本的，最终却让他厂去投拍，并都赚了满钵的钱。上影在事后又因吃不到葡萄大骂葡萄之酸。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我电影剧本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的戏剧性。详情待我在这三个剧本后面的介绍文字中再说。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又偶然地被选拔为上影文学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但我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我把当官和写作同样视为神圣，在二者发生矛盾时我只能选其一，在任职期间，得努力去为文学部的编辑、编剧们做好服务工作，不能以权谋私，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就是厂领导指

定我去当重点剧目的责编时,我都要拉上一位编辑一起合作。令我意想不到的,我又偶然参与了《烛光里的微笑》、《神警奇偷》和《第一诱惑》三个剧本的创作,前者由我执笔,后两大部分别由我与郭兵艺、汪天云共同执笔完成。虽都是组织的决定,但在这三个剧本的创作乃至投拍上市中,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败下阵来的话,我在上影身败名裂是小事,辜负了看重、信任、支持我的领导,又给上影造成损失则是我很难担当得起的。好在上影投拍后,不但得了好多大奖还赚了不少钱。这也让我在上影的编剧中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我电影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回忆起来常有悲壮之感。

90年代后半期,上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作人员得全部面向市场,不再拿工资,只发几百元的生活费。文学部也被撤消,在厂部下成立了几个制片公司,我在其中之一的第二制片公司中执笔创作了《笑傲云天》和帮助另一个制片公司修改定稿了《神勇小拳童》两个电影剧本,都由公司自筹资金拍成影片。还担当了一部影片的责任编辑。没过一两年,改革再深入,搞制片公司的人得停薪留职,拍片要全部自筹资金,还要上缴厂标费。我则自组国华影视公司,独立创作了《捕狼人生》、《死刑宣判之后》、《阿娜的生日》和《风雨十二年》四个电影剧本,并都全部投拍。这是我电影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受的制约较少,自主的成分较多,是我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心情最愉快的一个阶段。在一连串的改革中,上影的编剧们难以适应,唯我还在持续不断地写剧本,山中无老虎,猢猻也就成了“大王”。

好景不长,新世纪到来后,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电影创作已越来越受资金、盈利、权力和关系的影响,我虽还想为工作了三十九年的上影继续作些贡献,连续写过三个电影剧本,都因上面四大因素而石沉大海。我明白,在电影创作上我也真的该“退休”了。于是,我转向了电视剧的创作。我还被续聘着集团公司艺委会的成员,每年还能继续参加“中外电影观摩研讨会”,看过国内外的那么多优秀影片,时有创作的冲动,所以,当知我懂我的人邀我再写电影剧本时,我一点不计名利地又写过几部,虽一致叫好,还是由于资金等问题,至今没能拍成。我从此对电影创作不再有痴心妄想。

电影是适合于年轻人去拼搏的艺术,如我有来世的话,一定在年轻时及早再去拼搏一番。

我的影视文学生涯(代总序)	1
第一卷序	1
电影文学剧本《神秘的大佛》	1
在友情中起步	47
电影文学剧本《智截玉香笼》	50
又一部在外厂投拍的剧本	93
电影文学剧本《通天长老》	95
二不过三	134
电影文学剧本《烛光里的微笑》	136
愿大家都能在烛光里微笑	171
电影文学剧本《神警奇偷》	175
为战斗在“反扒”一线的英雄们立传	213
电影文学剧本《第一诱惑》	215
《第一诱惑》与“第一诱惑”	261
电影文学剧本《笑傲云天》	265
一部影片与一位领导	312
电影文学剧本《神勇小拳童》	316

交了一个朋友	356
电影文学剧本《捕狼人生》	358
逼上市场	398
电影文学剧本《阿娜的生日》	400
为民族团结给力	445
电影文学剧本《死刑被宣判以后》	447
关于《死刑被宣判以后》	506
电影文学剧本《风雨十二年》	509
最后一部电影	561
第一卷后记	563

电影文学剧本《神秘的大佛》

1. 一组特写镜头 黑夜

巨大的石佛的嘴唇庄严地紧闭着——一缕手电筒的光束照射着这嘴唇。

石佛的细长的半睁着的眼睛——手电筒的光束慢慢地从眼睛上横扫而过。

石佛那修长而两翼宽阔的鼻子——光束围着这鼻子在晃动。

石佛的有着巨大耳垂的耳朵——手电光在耳朵的上下移动着。

这组镜头都伴随着金属榔头敲击石佛的当当声，气氛神秘而恐怖。

2. 靠近石佛胸部的空中 黑夜

一个浑身汗湿的汉子正背对镜头，非常紧张地用榔头小心地敲击大佛的石胸——他在寻找着隐藏在大佛身上的什么东西。

这条汉子的腰拴在一根从大佛头顶悬垂下来的粗绳上。

猛然，镜头拉成大佛全景。这个吊在半空的人顿时渺小得像大佛胸前的一只蚂蚁。

夜风怒号，四周山林发出的松涛声惊心动魄……

3. 大佛的头顶 黑夜

那沿着石佛头顶而下的粗绳在微微晃动。

一双涂得墨黑的手伸入画面。一只黑手紧抓住粗绳，另一只黑手捏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一个戴着狰狞可怕的山怪面罩的人，用他那黑手抓着粗绳，慢慢地爬向大佛的头顶前端。

4. 靠近大佛胸部的空中 黑夜

悬空的汉子正专注地在大佛胸部

的小洞中摸索。忽然，他感觉到绳子在颤动。他猛一抬头——惊吓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5. 大佛的头顶 黑夜

极其可怕的山怪的脸；
黑色的手；
闪光的刀；
快要割断的绳子……

6. 靠近大佛胸部的空中 黑夜

汉子吓得惊恐万状的脸。
一声凄厉的狂叫，他落下了黑暗的深渊……

7. 一组特写镜头快速交替出现 黑夜

大佛的眼睛；
大佛的鼻子；
大佛的嘴；
大佛的双眼；
那被割断的半截绳头在夜风中飘荡……

8. 大佛的全景 黑夜

从飘荡的绳头迅速拉成大佛的全景。
赫然跳出片名：

神秘的大佛

9. “乐山”临江的一条街

街的一旁是铺面——有茶馆、饭店、杂货铺等。街的另一边是一片开

阔的伸向江边的坡地。这片坡地成了一个天然的集市。临街的江面上停靠着一排排前来赶场买卖东西的木船。

街上卖东西的摊子一个挨一个，一层又一层。人群中挑担子的，背背兜的，提竹篮的，举着草把子卖小玩艺儿的，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但从人们的神情来看又都匆匆忙忙，慌慌张张。

有一条大木船在江边靠住，从船上走下来一些扶老携幼的人们。这些人的双手和肩上都提着背着挎着各式各样的大包、小包和箱子，看样子像是一群逃难的人。

一群挑夫立即围上去招揽生意。

“先生去哪儿？”

“老太太，我帮你挑，脚钱不多。”

人们叽叽喳喳，一片喧嚣。

一位官太太在对接她的亲友边走边说：“武汉失守了，我们逃到重庆，听说共军要入川，我们又逃到这儿来了。”

另一处，两个农民抬着一乘滑竿顺着高处的石梯走了下来。滑竿上坐着仪表堂堂的司徒骏。他款式新颖的着装和潇洒的风度十分引人注目。

滑竿在人群中穿行。

司徒骏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叠得像小山一样的牛肉蒸笼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卖担担面的在吆喝：“一碗清汤，两碗红汤，再加一碗素椒面……”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在叫喊：“买——纸烟、瓜子……”

讨饭的人在拦路求乞；

另一面，卖耗子药的人，提着一长串老鼠高声吆喝道：“耗子药、耗子药，买一包试试看，药不死，不要钱……”

扯圈子耍猴戏的艺人破锣敲得震天响：“快来看，快来瞧，猢狲戴上了山怪罩！”

猴子戴着纸壳山怪面罩在场子里蹦跳着绕圈。

又一个乞讨的老人向人们伸出了干枯的手。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

司徒骏的滑竿在拥塞的人群中继续前行。

一个年轻小和尚正合十盘坐，埋脸诵经，乞讨化缘。

司徒骏让滑竿停下，他走到小和尚跟前，摸出几个镍币扔进小和尚面前的空钵中。小和尚听到钱币声，连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司徒骏叹了口气，转身欲走，旁边一个老太

婆上前拦住了他：“先生，买一个如意菩萨吧，兵荒马乱的年头，逢凶化吉呀。”她干枯的手捧上一个烧瓷弥勒佛坐像。

司徒骏接过来端详。

特写：腆着肚皮的弥勒，一脸无忧无虑的笑容。

他饶有兴味地笑了，付钱给老太婆。

老太婆感激地：“谢谢先生，菩萨保佑你，逢凶化吉！”

10. 戏台上

紧锣密鼓声中，在露天的土戏台上，一个川戏班子正在演《白蛇传》中的一段：许仙看见了白蛇酒后的真身，惊吓得魂不附体，摇摇欲倒。台旁，几个演员在尖着嗓门帮腔……

11. 临街的茶馆楼上

靠窗的一张小方桌旁，坐着当地袍哥的舵把子——沙舵爷。他五短身材，光头，左肩上蹲着一只铁链拴着的金丝猴，右掌心不停地捻转着一对鸭蛋大的钢弹。他那皮松肉弛的脸上堆着淫秽的微笑，那双吊角眼死死盯着扮演白蛇的女演员。

一个瘦猴似的家伙轻飘飘地走到沙舵爷跟前，跟沙舵爷咬了咬耳朵。

沙舵爷的吊角眼突然一亮，探身

注视着窗外。

12. 俯瞰的街市

司徒骏乘坐的滑竿穿过街市，向前面远处走去。

13. 江边木船过渡的码头

两只破木船，几块旧木板搭成的简易码头上，已有不少人在等候过江。但是并没有船。

司徒骏把钱付给了两个抬滑竿的农民，看了看表，问道：“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有渡船？”

一个农民回答：“我们不坐船，不晓得！”

司徒骏转身注视着江面。

另一个头缠粗白布、紫铜色的脸上长满络腮胡子的农民收好滑竿后，上前对司徒骏说：“先生，那位小姐好像是赶船的，你不妨问问她。”说完转身同另一个农民一起走了。

司徒骏下意识地转过脸去。

“九点钟有一趟船，还差二十分钟。”说话的人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留着短发，穿士林蓝上衣的年轻小姐，她显得十分文静而又秀气，名叫梦婕。

他们互相打量着。

司徒骏彬彬有礼地：“……哦，谢谢！小姐，你也赶船？”

梦婕微笑着点了点头。她看了看

司徒骏身边的背囊，然后说：“看样子先生是远道而来，可是去观赏对岸的大佛？”

司徒骏：“……唔，就算是吧。”他回答着，然后点了一支烟，向江边走了几步，注视着江的对面。

14. “凌云山”远景

倚崖端坐的大佛渐渐从薄雾中显现出它庄严的雄姿。它慈祥地俯视着脚下湍急的江水。

岷江、大渡河、青衣江汇集的水流好似一条蜿蜒咆哮的巨蟒，从大佛面前奔腾而过，发出撼人心肺的轰鸣。……

端庄的大佛；

奔腾的江水；

雄浑的音乐。

15. 码头

司徒骏难以克制地激动起来，他凝望着远处，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一只手入画，搭在他的肩上。他转脸一看——

一个面削如鼠的瘦汉——就是同沙舵爷耳语的那个瘦猴，满脸堆笑地说：“你是司徒骏先生么？”

司徒骏打量着对方，冷冷地：“有何贵干？”

瘦猴：“恭请先生光临敝府，我家主人有请！”

司徒骏诧异：“您主人是谁？”

瘦猴：“本城商会兼八省‘长生会’会长沙舵爷。”

司徒骏冷淡而得体地：“感谢您家主人的好意。不过我不认识他，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梦婕和等着赶船的人们都在一旁注视着。

瘦猴的脸色有些变了：“先生，我实话告诉你，就是县长、专员上任也不敢不登门拜望沙舵爷。司徒先生，请吧！”

司徒骏镇静地：“我说过了，我不认识他，我不去！”

瘦猴骤然变脸：“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就怨不得我们了。”他说着举手捻弹了一下手指。

另外两个袍哥恶狠狠地逼近司徒骏。

司徒骏大声叱责道：“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瘦猴狞笑着，“老子让你尝尝罚酒的滋味。”说着一拳向司徒骏猛击过去。

司徒骏毫不示弱，同他们厮打起来。

周围的人们吓得尖叫着，四散躲开。梦婕也随着人群闪开了。

一声警笛猛烈吹响。

翁剑鸣拨开围观的人群走了进来。

穿着黑色警察制服的剑鸣喝止：“瘦猴，你又聚众斗殴，滋事扰众！”

瘦猴不屑地瞟了翁剑鸣一眼，朝地下啐了一口，转身走了。

一警察往上一冲，被翁剑鸣挡住。

翁剑鸣脸色阴沉，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司徒骏绷紧脸，正用手巾擦衣服上的泥巴。

翁剑鸣转身对司徒骏，例行公事地：“那么你呢，先生，扰乱治安要罚……”

司徒骏转过脸来，面对翁剑鸣。翁剑鸣突然愣住了：“你？……”

司徒骏也觉得对方面熟：“你……”

“家驹？”翁剑鸣忽地大叫起来：“刘家驹！”

司徒骏也认出来了：“你是——翁剑鸣？”

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扑向对方，相互抓着彼此的肩膀。

翁剑鸣亲热地：“简直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老同学。成都一别，已经十八年了。”

司徒骏也热情地：“是啊，转瞬之